大學衍義

八

四十二

服部文庫
イ17
212
8

117
212
8

昌平坂學問所圖書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宋 學士 眞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名。春秋時霸者。）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知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新鍾成殺牲以血塗其郤曰釁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汙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說喜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天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爲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毫至銳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爲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我之父兄五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惡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御之

臣按五霸桓文爲盛五霸者齊桓曹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爲王道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卽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

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

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爲一羽興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宜王既能爲其所難乃不能爲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

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
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
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
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
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
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
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
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
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
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

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爲卿相行國政也管仲齊桓公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曾參之子曰吾子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曾西蹵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爲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爲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爲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

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謀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爲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爲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

藏書1部 學五式 正編

王心誠意學正爲篤卜校

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於魯。若卹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湫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丘。首止蔡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二年。降鄣。三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

國名。齊人偏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癸而亡。國遺民猶能戴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遂傳言遂因長。頴氏王畿氏。翟逐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具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夷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鞍之一與會盟嘗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可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脩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怨聲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二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邾人伐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其禮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一年欲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而示之信民易資皆不求豐焉明德其離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出於是乎大蒐以五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奉衆也故一朝王之塡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水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入請隧弗許是名爲勤王而

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媚親其僕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爲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百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俗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

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耶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顯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宋 學士 眞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放齊帝堯之嗣子丹朱也啓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曰吁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

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靜言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瀚而無極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之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大也。懷包也。襄駕也。浩浩滔天。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勢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次。怨嗟也。有能俾乂。俾使也。言有能使治此水者。僉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鯀哉。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帝曰。吁。嗟哉。然之辭。方命圮族。方命者逆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之為人。性戾自用不從上命。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岳曰。異哉。試可乃已。異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采其他也。帝曰。往欽哉。帝從衆之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九載績用弗成。唐虞之時三載一考績九載。三考也。績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遜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德不德也。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帝曰。師衆也。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嘗聞此人也如何。岳曰。瞽子。言舜乃瞽父之子。瞽心不明則德義者之子。瞽盲也。父頑。頑愚也。母嚚。嚚多言也。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烝乂乂治也。格至也。姦惡也。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觀其所以刑于家者如何也。釐降二女于嬀汭。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之內也。舜所

居之婦道也嬪于虞嬪婦也使爲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爲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叶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讒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

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爲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

之詳而以二十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知人則哲能雖堯帝亦以爲難故先歎而後言也

官人哲智者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佞者工巧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爲親者諱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皐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溫和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溫正直而溫和簡而廉簡約而廉剛而塞塞實也剛健而篤實彊而義彊而能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吉猶善也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

有邦謂諸侯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俊賢也有治人之才曰乂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時三百工之事各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皐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爲要禹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爲姦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

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皐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爲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

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爲君子。不能常者爲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二。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祗敬之。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

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頹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無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備。則

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皐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皐陶之言。眞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存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爲。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爲義邪。爲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爲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爲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爲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爲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爲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僞不得而隱。況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爲易乎。雖然視也

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僞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也仁謂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予之爲人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僞可見況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令色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嚮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爲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嚮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李訓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　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謂鄉飲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官官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不善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

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不善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曹節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

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廣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豈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卽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眞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也令善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堅强也毅果毅也木樸質也訥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僞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僞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爲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僞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爲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惟鈍木强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

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誣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姦惡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爲眞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爲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己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安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爲善善則獎而成之小人之心疾善故惟恐人之爲善善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劾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爲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爲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

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爲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以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爲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爲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

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舉主猶之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爲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爲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昏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眯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爲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爲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爲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爲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

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淫慝向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姦回如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

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喜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宋 學士 眞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陵之爲人稍愚直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周勃爲太尉此盡用高帝垂沒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
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

鐵案手

不可則止陵与太臣也

二豫附必不可少故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
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不伸己之少是所見大矣
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
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
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
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太后本崩諸呂不敢亂此其賢于則天處）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
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
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
呂立文帝

（此二語是致知在格物註）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
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
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

而劑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
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
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
機以究事情之利害且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
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
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
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
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
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
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

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三年以亞夫爲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盡忠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太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不可則止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眞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徼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爲忤景帝專以適己爲悅故也故人君欲眞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也都肄謂言大閱也道上稱趕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趕此言光僭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可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敢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郎羽林也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王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爲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譖詐也譖音側鴆反

全光愈不可及矣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斷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爲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爲諂惑不爲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

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譽因歷詆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上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爲人也異哉以爲闇邪則其詆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則其詆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擅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擢祕書郎（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其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

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
蓋嘗是時未有私見之溷故也若盧杞姜公輔
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瞶若是其
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
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
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
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
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邪

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鎛人始得幸鎛帝

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
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狀矣已而卒
為异鎛所構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
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浸熾
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
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
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
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
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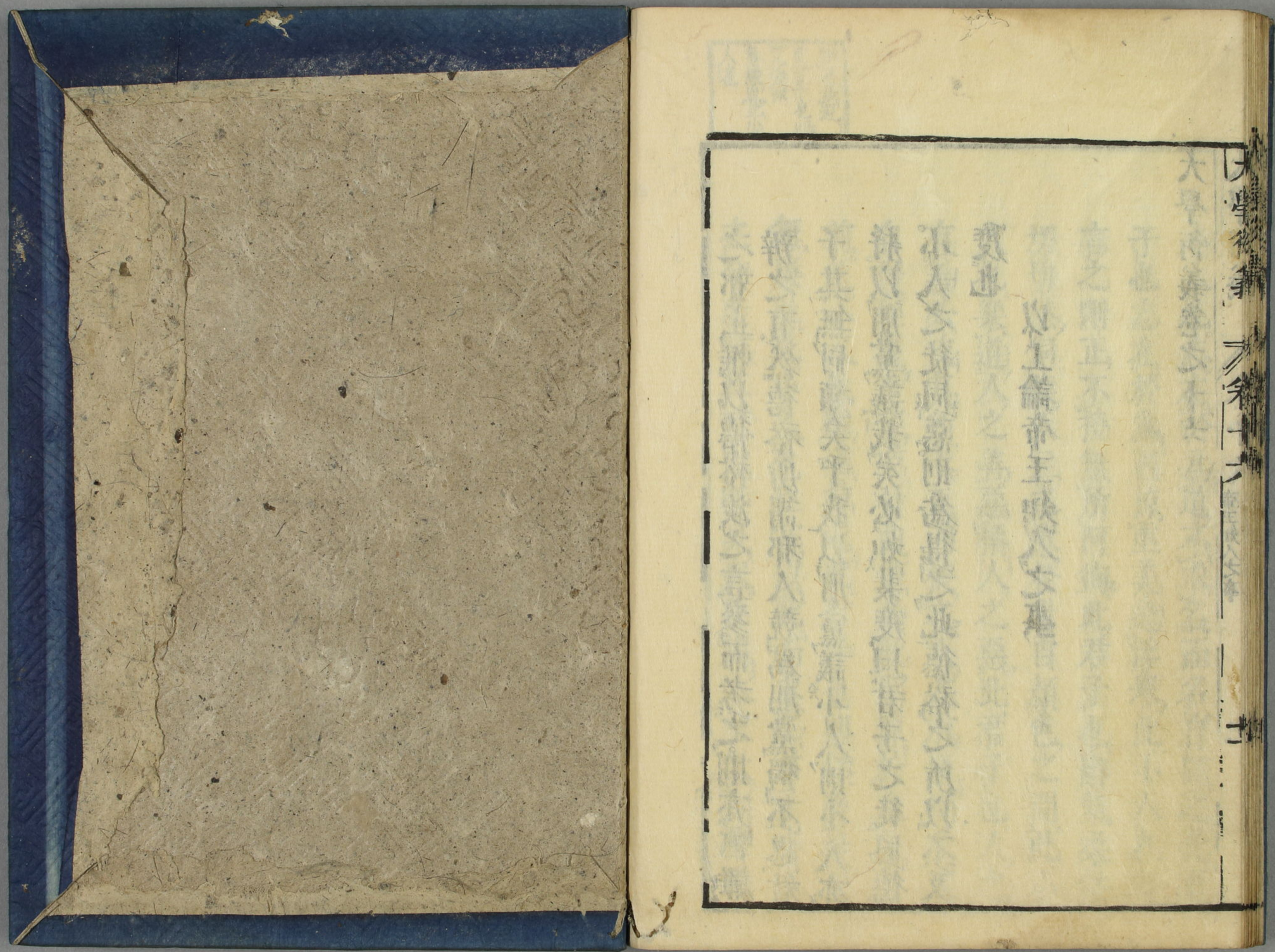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黨皇昧未起然）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桓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況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猥鄙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戮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

此君子也叨冒爵祿無廉恥此小人也

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